

散文

值班那夜，雪很大

王心安

跨年夜,雪说下就下了。元旦三天假,我需要值两天班。电话里刚说回不去,妻子在那边沉默了几秒:“那我们过去。”她的声音总是这样,温温的,像泡到第三遍的茶,淡是淡了些,但余味在。

县委大院后头这小院,平日就我和两棵树做伴。妻子领着七岁的小女儿进来时,红墙都亮堂了几分。女儿像个小炮仗,“砰”一下冲进院子,红色的羽绒服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。

“爸爸你看!”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举到我面前,掌心托着个松果,“在门口捡的,像个小塔!”

她做这些时,嘴角微微抿着,那是她特有的表情——不笑,但眼角是柔的。

“还在院里吃饭?”她开口,声音轻轻的,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“就在这儿好,敞亮。”

她不再说什么,拿起靠在墙角的竹帚,一下一下,扫着红墙下的落叶。帚声沙沙的,和着远处隐约的市声。女儿在院子里追麻雀,小皮鞋踩在冻土上,“咯吱咯吱”响。

“要落雪了。”妻子忽然停住,仰头看天,“咱这儿的雪,落下来是‘梆梆’响的,不像江南的雪,软乎乎的,没个筋骨。”

话音刚落,雪粒子就砸下来了,先在伞布上试探地敲了几下,接着便密了、急了,扑簌簌的、干爽爽的,是中原的雪才有的脾气。

女儿跑回来,扒着桌沿,鼻尖顶着冰冷的桌面:“爸爸快看!海棠树穿白裙子啦!”她的小脸冻得通红,眼睛却亮得惊人,像落在雪地上的两颗黑棋子。

“慢点儿。”妻子放下扫帚,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却先走到石榴树下。她仰着头,雪落在她脸上,她也不躲,就那么站着,直到发梢都白了。这姿势我熟悉——每次有什么难解的事,她就这样站着,不说话,只是看。

我在伞下支起电炉。她走过来,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馍片,一片片摆在炉边,摆得整整齐齐,像在完成什么仪式。炉火映着她的脸,忽明忽暗。她悄悄湿了盅酒,我笑着推开。“值班呢。”我轻声说。

她顿了顿,手悬在半空,然后慢慢

慢放下盅酒,在炉子边摆正,像摆一件瓷器。那盅酒就那么坐着,冒着细细的白气。

“忘了。”她说,声音更轻了。

雪愈下愈大。海棠的细枝被压弯了,颤颤的,却不断。石榴的刺枝撑开来,像倔强的手臂,雪积得越厚,它伸得越直。我泡上去年秋天在涡河边采的野菊,看花瓣在壶里慢慢舒展,像睡醒了似的。

“尝尝。”妻子递过来一片烤得正好的馍片,金黄金黄的,边儿上焦脆。我接过来,就着菊花茶吃。馍片的香、菊花的苦,回上来的甘,在舌尖混成一团温暖的气息。

“闺女在书画班画了一幅画。”她忽然说,眼睛看着炉火,“你站在红墙前,肩膀上停着麻雀——她说爸爸值班时总有麻雀陪着,不孤单。”

我笑了:“这小东西。”

“还有呢,”她抬眼看看我,眼里有细碎的光,“她自己骑在海棠枝上,笑得眼睛都没了。老师说树杈画得太软,不像真的。她说:‘海棠树的枝子就是软的,我爸爸院子里的海棠就是这样。’”

“那枝子真能骑?”

“她说能。”妻子用火钳拨了拨炉灰,火星子跳起来,映着她嘴角那抹极淡的笑意,“等你有空了,我们娘儿俩试给你看,中不中?”

“中。”我说。

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。雪光却亮,把小院照得白生生的。女儿在里屋沙发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半块烤苹果——妻子用炉子余火烤的,烤得软软的,甜香从里屋飘出来,混着菊香,混着雪气。

妻子替女儿掖好毯子,掖得仔细,四个角都压得严严实实的。然后她直起身,站在窗前,看了很久。

“你看那影子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里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

我走过去。月光不知什么时候从云缝里漏出来了,雪地亮得晃眼。海棠和石榴的枝丫拓在地上,清清楚楚的——海棠的影子细细的、密密的,是工笔描出来的兰草;石榴的影子稀疏的、硬硬的,是写意挥出来的梅花。它们合在一起,竟成了一幅画,比任何画都真,都生动。

茶桌上也积了雪,匀匀的一层,像铺了张上好的宣纸,等着谁来落笔。

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。是值班室的电话,简短,必要。我接完回来,茶已经续上了,第二壶,菊花的颜色淡了些,但香味还在。

妻子指着窗外那棵石榴树:“雪

要把枝子埋没了。”

我这才发现,雪已经积得很厚,石榴的那些细枝都被埋住了,只有几根主枝还倔强地伸着,刺向铁灰色的天空,像书法里的飞白,枯而有力,瘦而精神。

“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,”我忽然说,“说‘并不使人厌烦’。”

“这雪也是。”她接得自然,像在说今天的小菜咸了淡了,“它就在那儿,下它的,你看你的,两不相扰。”

女儿在梦里翻了个身,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什么。妻子走过去,轻轻捋了捋她的额发,动作柔得像在触碰什么易碎的梦。孩子安静下来,呼吸匀匀的、长长的。

我晃着杯里的茶,看花瓣在水里打着旋儿,慢慢沉下去,又浮上来。炉边那盅酒还在,已经不冒热气了。

妻子坐回炉边,伸出手烤火。火光在她手背上跳跃,那些细细的纹路忽明忽暗。她今年四十七了,手已经不像刚结婚时那样光滑——做了太多家务,洗了太多衣服,浸了太多生活的滋味。

“冷吗?”我问。

“不冷。”她说,眼睛看着炉火,



寒枝凝雪

史学杰 摄

随笔

老子故里妈糊香

吴伟

涡河汤汤,鹿鸣呦呦。两千五百年前,在水草丰茂的涡河岸边,诞生了一位奇人——被尊为道教鼻祖的老子。他的出生地厉乡曲仁里(今太清宫镇),当时属苦县,正是今天的鹿邑县。这座小城,因老子与《道德经》而底蕴深厚,名扬四海。

当你置身鹿邑,无论是漫步于明道宫、太清宫,还是走进寻常饭店或商场超市,总能看见印着《道德经》章句的精美版面,这已成为小城独特的文化风景。当清晨一缕阳光洒向古老的城墙,大街小巷便飘起一股浓郁诱人的妈糊香气,和着一声悠长的吆喝:“妈糊、油条、牛肉馍——”伴着这一碗妈糊,人们开启了一天的生活。

妈糊,是老子故里鹿邑特有的传统小吃。它以本地所产的黄豆、小米为主料,用清甜的井水浸泡,磨碎取汁,熬煮而成。其色白如乳,细腻无渣,滑润如脂,香甜爽口,不亚乳汁,故名“妈糊”。

关于鹿邑妈糊,还流传着一个与老子相关的美丽传说。相传古时苦县连年遭灾,庄稼几乎绝收,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

一日,苦县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,腰里别个大葫芦,手里拿根赶牛鞭。他站在十字路口,口中念念有词:“喝稀别吃干,多活几十天。”村人听罢觉得有理,试着将家中仅存的黄豆和小米一起浸泡,磨成糊煮食。煮出

来的粥糊浓稠香滑,一碗下肚,身上暖暖的。勤劳的村民又去采摘野菜和榆树皮掺着度日,就这样熬过了苦难的日子。百姓纷纷传说,那白胡子老头定是老子显灵,点化乡邻。

这传说与艰难的岁月联系在一起,蕴含着道家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。

我出生在距鹿邑县城三十公里的偏僻乡村,说来惭愧,小时候莫说喝妈糊,连这名字都未听过。我第一次喝妈糊,是在1990年,我上高一那年冬天。

那年,我考入鹿邑一高。那时母亲体弱多病,常年服药,几亩责任田全靠父亲一人耕种,我的学费与母亲的药费,让家里债台高筑。当时住校,每月需从家里带一袋小麦到学校换馍票。三十里坑洼不平的土路,我骑着那辆“除了铃不响,哪儿都响”的自行车,要颠簸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学校。

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,刚过小雪节气,便下了一场大雪。天气骤寒,许多同学还穿着单衣,一出教室就冻得瑟瑟发抖,于是陆续有家长来送冬衣。那天早自习下课铃一响,大家便从三楼教室一窝蜂地涌向食堂。等我跑下楼时,教学楼前已显空旷。就在那里,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正往楼梯口张望。

啊,是父亲。

我急忙跑过去:“大,你怎么来了?”父亲穿一身破旧的粗布棉衣,口中呼着白气,眉毛和胡楂上都结了一层霜花。“天冷了,你娘催着,让赶紧给你送棉袄嘞。”说着,他把一件蓝棉袄披在我身上,一股暖意瞬间裹住了我。雪后路滑,父亲能在这个时间赶到学校,想必是凌晨三四点就顶着寒风从家里出发了。我心里又是不安,又是感动。父亲接着说:“走,咱去外边吃点早饭。”

学校大门东侧有不少早点摊。对于大多数农村来的学生来说,食堂里飘着几星油花的老白菜、清得照见人影的稀粥,已是日常。入校两三个月,我从不敢奢望在外吃一顿饭。“爷儿俩吃点儿啥?有妈糊,有油条,坐下吧。”一位大叔热情地招呼我们。我们找了张矮桌坐下。不一会儿,两碗热气腾腾的妈糊和六根油条端了上来。大叔看我们是农村来的,特意介绍:“这是咱鹿邑的特产——妈糊。喝这可以不用勺,嘴贴着碗边吸溜着喝,喝完碗里干净得很。”

我面前这碗妈糊,像家里做的稠“糊涂”,散发着独特的清香。它色白如乳,细腻莹润,面儿上撒了一小撮咸香的黄豆。我俯身对着碗边吸溜了一口,一股温热、滑腻、香甜的暖流瞬间涌入口中,毫无阻碍地滑入空腹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妈糊,只觉得世上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东西了。

“心里暖着,身上就不冷。”

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忽然敲了十一下,“当当当”的声音在雪夜里传得很远。妻子站起来,走到檐下,踮起脚,按熄了那盏昏黄的灯。光灭的瞬间,雪光“哗”一下涌进来,满院子都是亮的,白生生的亮,把所有的影子都投在红砖墙上——树的影子、桌的影子、伞的影子,还有我们的影子,长长短短,深深浅浅。

女儿就在这时候又翻了个身,被子蹬开了一角。我走过去,正要给她掖好,却听见她极轻、极轻地说:“明年元旦,咱回家过,中不中?”

她的眼睛闭着,像是说梦话,又像是醒着。我愣在那里,手停在半空。窗外,风过枯枝,雪簌簌地落,沙沙的,像春蚕在啃食桑叶,细细密密,无穷无尽。茶早就凉了,影子却愈发清晰,在雪地上,在墙上,在心里。

那盅酒,终究是没有动。

雪还在下,不紧不慢的。我们三人就在这方寸之地,守着一盏炉火,过了个踏实的夜。

许多年后,关于这个元旦,我大概只会记得一句:

值班那夜,雪很大。

赋

周口港赋

张华中

豫东雄藩,天地奥区。南襟淮汉,烟波浩荡接云梦;北枕黄河,涛声日夜撼中州。东引扶桑之曙,朝霞每染千帆;西锁嵩岳之灵,紫气长通九域。沙颍中贯,昔为九省漕衢,舳舻蔽水;陈蔡旧疆,今作万里津要,虹霓贯空。仰观禹甸宏图,江河如血脉周流;俯察中原棋局,周口实枢机所在。忆昔千楫云聚,商贾辐辏,“小武汉”名驰朔漠;看今八港星罗,舳舻川流,“黄金道”气贯沧溟。此乃国运昌隆之征象,时代鸿猷之钜笔,正逢百川归海、万舸争流之时也!

若稽文脉渊藪,灵光亘古不昧。太昊画卦,文明星火始燃宛丘^①;老子著经,道德清泉源出苦县^②。阡陌连天,岁稔时和,麦浪翻处恍闻《鬲风》遗响;津渡闻世,霜晨月夕,棹歌起时犹带《陈风》余韵。十里街廛,曾聚四方言语;千年颍水,长涵三代礼容^③。此地民气,淳厚如土,坚毅似铁,居陋亩而怀远志,处内陆而慕洪波。昔人云“源深者流长,根固者叶茂”,其此之谓乎?

泊乎宏图新展,气象聿新。潁河床以纳巨舶,凌波心而架云梁。沈丘闻耸,若龙门陡辟,三千吨楼船如御雷飞渡;中心港立,似鳌足初定,百万标箱阵若璇玑周运^④。龙门吊参天接斗,钢臂挽流霞;智能网纬地经空,晶络驰雷电。航路织锦,北通辽辽,南抵瓯闽,东望蓬瀛之屿,西接昆仑之墟^⑤。贾鲁河畔,铁轨与银涛并驰;航空港外,云翼共雪浪齐翻。昔张骞凿空西域,槎泛天河^⑥;今豫阙横绝沧溟,帆擎日月。

于是通道既畅,万化勃兴。云衢接而百物阜,星津通而九域亲。昔时漕歌纤影,尽化钧天广乐;当年陇亩炊烟,皆融寰宇商飏。物流若百脉贯注,周流无滞;产业如琪花竞发,郁烈弥空。陶朱术精,聚四海之珍奇^⑦;猗顿财衍,煊中州之虹彩^⑧。此非独形胜之变,实乃气运之转,魂魄之新铸也。昔者伏羲观法于河,肇启人文^⑨;今朝大港枢干海,再拓洪蒙。使内陆得潮汐之律,令古河涌青春之声。禹甸新枢,已张垂天之翼;云程万里,正待破浪之风!

举措,都体现了他对实际问题的深刻洞察和解决能力。他的务实作风与创新实践,不仅为梁家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,也为新时代青年树立了扎根基层、服务人民的榜样,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担当、积极作为。

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,也是他思想不断升华、精神不断成长的七年,体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人民的深厚情怀。他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、10份入党申请书,这种对进步的渴望和对信仰的坚守令人动容。这启示我们,只有坚定理想信念,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迷失方向;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,才能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。

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行动指南。我们应从中汲取力量,坚定理想信念,勇于担当作为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赞曰:
蜃龙破土颍波惊,
直引沧溟灌汴京。
莫道中原无海色,
星槎遥指接蓬瀛^⑩。

注释:
①太昊画卦,文明星火始燃宛丘:伏羲氏(太昊)于淮阳宛丘创八卦,为华夏文明重要起源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载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……于是始作八卦。”

②老子著经,道德清泉源出苦县:老子李耳生于苦县(今鹿邑),著《道德经》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明确记载:“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人也。”

③三代礼容: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礼乐文明。周口地区有平粮台古城遗址,为龙山文化时期重要城址,见证了早期国家的形成。

④璇玑周运:璇玑,古代天文仪器,亦指北斗。此处喻集装箱堆场如星斗运行,井然有序,暗合现代化智能调度。

⑤昆仑之墟:古代中国地理观念中的西方极远之地,借指通过“一带一路”连接的中亚、西亚地区。

⑥张骞凿空西域,槎泛天河:张骞出使西域,开拓丝绸之路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汉代张骞曾乘槎至天河传说,此处反衬当代航运之现实成就。

⑦陶朱术精:陶朱公(范蠡)善于经商,被奉为商圣。此处借指现代商贸物流之繁荣。

⑧猗顿财衍:猗顿,战国巨商,以经营盐业致富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:“猗顿用盐起……与王者埒富。”喻临港产业之兴盛。

⑨伏羲观法于河:传说伏羲观察黄河龙马所负“河图”而悟八卦。《尚书·顾命》云:“伏羲王天下,龙马出河,遂则其文以画八卦。”

⑩星槎:传说中往来于天河与海间的木筏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载:“天河与海通,近世有人居海渚者……乘槎而去。”此处喻指周口港集装箱货轮如通天之槎,连接世界。蓬瀛,即蓬莱、瀛洲,海上仙山,代指海外诸国。

道源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扫码关注我们